

卷三十四



名臣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四

高安未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鍾僑分纂

元

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大興人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騎射勇力  
絕人從其兄天倪帥真定天倪使護母北歸甫行而天倪  
為武仙所害天澤在道聞變即傾貲裝易甲仗南還行次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四

史天澤

一

滿城部曲散走者多來歸得士馬甚衆天澤攝行軍事轉  
戰皆捷遂下中山畧無極拔趙州會天澤兄天安引兵來  
赴擊武仙敗之仙奔雙門遂復真定大帥笑乃解忿民從  
賊將盡殺之天澤曰彼皆吾民為賊所脅耳力爭得釋天  
澤勇而善謀戰勝攻取功最多又以招集流散存恤困窮  
為務時政繁賦重貸錢于西北賈人以代輸累倍其息謂  
之羊羔利民不能給天澤奏請官為償一本息而止繼以  
歲飢假貸充貢賦積銀至一萬三千錠天澤傾家貲率族  
屬官吏代償之又請以中戶為軍上下戶為民著為定籍





境內以寧。世祖時在藩邸。以河南不治。請以天澤爲經畧。使至則興利除害。政無不舉。誅郡邑長貳之尤貪橫者二人。境內大治。阿藍答兒鈞較諸路財賦。鍛鍊羅織。無所不至。天澤以勳舊。獨見優容。天澤曰。我爲經畧。使今不我責。而罪餘人。我何安乎。由是得釋者甚衆。中統元年。世祖卽位。首召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卽具疏以對。大畧謂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需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上下不應。內外休息。帝嘉納之。二年五月。拜中書右丞相。天澤旣秉政。凡前所言治國安民之術。無不次第舉行。又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大半。天澤悉奏罷之。三年春。李壇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赤討之。繼命天澤往天澤聞。壇入濟南。笑曰。豕突入笠。無能爲也。至則進說于哈必赤曰。壇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壇。斬之。誅同惡者數十人。餘悉縱歸。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



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之悉歸功于諸將其慎密謙退如此至元元年加光祿大夫六年議攻襄陽詔天澤與忽刺出往經畫之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絕其聲援爲必取之計十年春與阿朮等進攻樊城拔之襄陽降十一年與伯顏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天澤得疾還至真定帝遣其子與尚醫馳視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詔不及他以十二年二月七日卒年七十四贈太尉謚忠武後累贈太師進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歷代名臣傳

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立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曰唐人不云乎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人臣何權之有言者慚服當金末名士流寓失所悉爲治其生理而賓禮之後多致顯達委任僚吏知之明而用之專是以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爲有郭子儀曹彬之風云

論曰天澤材兼文武爲開國元臣身出入行間不下百戰然其志與衆異觀其臨沒之奏則平生之所存可知

矣當時曹郭之譽有由然也元取天下諸將惟天澤知



大體如阿木李恒張弘範等皆不過戰將伯顏深厚有謀處衆不伐其識度比諸人爲儼然其出兵之日世祖命之曰當如曹彬不戮一人及伯顏南下兵之所過殺戮無數豈可與古人同日語耶。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四

史天澤

四

安童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世祖追錄勳舊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百寮上母弘吉刺氏昭睿皇后之妹帝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帝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四年執阿里不哥黨凡千餘人帝語安童曰朕欲置此屬于死何如對曰人各爲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由是深重之至元二年八月拜中書右丞相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謬膺重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帝動容有間曰朕思之孰矣無以踰卿冬十月召許衡至令衡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安童卽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旣還念之不釋者累日後帝謂衡曰安童尚幼未經事善輔導之汝有嘉謨當先告之以達朕朕將擇焉衡對曰安童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安童嘗請內外官俱用老成人及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皆從之及阿合馬用事安童奏曰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各令奏事並如常制其大政令從臣等議定然後上聞旣得旨矣今尚



書一切徑奏。似違前旨。帝曰。豈阿合馬專權耶。勅如前旨。十一年安童遂劾奏阿合馬蠹國害民數事。其明年詔從太子北平王出鎮極邊。十年乃歸。復拜中書右丞相。值盧世榮敗。安童與諸儒條其所用人。及所爲事。悉罷之。嘗奏帝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爲耳目。臣猥承任使。若所行非法。從其舉奏。罪之輕重。惟陛下裁處。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常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幸陛下詳察。帝曰。卿言是也。二十四年。宗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安童

六

王乃顏叛。帝親討平之。宗室誅誤者。命安童按問。多所平反。是歲復立尚書省。安童切諫不聽。則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又不聽。其後大權盡歸尚書。安童屢求退。不許。至二十八年。乃罷相。仍領宿衛事。三十年春正月卒。年四十九。大德七年。贈太師。東平王。諡忠憲。

論曰。安童在位。無赫赫之功。然每觀當時之正人賢士。其推轂扶翼。及國家利民稽古之事。未嘗不在其中也。其他邪人。則與岐趨。弊事則與異議。主持之力。于是爲。

多。故元初稱賢相。必舉安童。豈虛語哉。安童之孫拜住。輔相英宗。釐奸除弊。二年之間。幾致太平。爲逆黨所疾。君臣不密。至以俱殞。其治效雖不克終。亦一時之盛也。後之論拜住者。欲因以爲過。則有傷于宋孔父之忠。欲均之垂訓。則無以表衛甯俞之義。故姑闕其名。而附論之如此。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四

安童

七



一  
徹里

徹里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以功封徐邳二州因家于徐  
徹里幼孤母蒲察氏教以讀書至元十八年世祖召見應  
對詳雅悅之俾常侍左右民間事時有所咨訪從征東北  
邊還因言大軍所過民不勝煩擾寒餓且死宜加賑給帝  
乃賜邊民穀帛牛馬有差賴以存活者衆擢利用監二十  
三年奉使江南省風俗訪遺逸時行省理財方急賣所在  
學田以價輸官徹里曰學田所以供祭禮育人才也安可  
遽止之還朝以聞帝嘉納焉二十四年分中書爲尚書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徹里

八

省。桑哥爲相。引用黨與。鈎考天下錢糧。凡前權臣阿合馬  
積年負逋。舉以中書失徵。奏誅二叅政。行省承風督責尤  
峻。主無所償。則責及親戚。或逮繫鄰黨。械禁榜掠。民不勝  
其苦。自殺及死于獄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顧忌無敢  
言。徹里乃于帝前具陳桑哥奸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  
帝怒。命批其頰。徹里辯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  
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若畏聖怒而不敢言。  
則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  
臣竊懼焉。于是帝大悟。卽命帥羽林三百人。往籍桑哥家。



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桑哥既誅。諸枉繫者始得釋。復命往江南籍桑哥姻黨。于是江浙省臣烏馬兒茂列。忻都王濟湖。廣省臣岳束木等。皆坐棄市。天下大快之。徹里往來。凡四道。徐皆過。明不入。進拜御史中丞。俄陞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汀漳劇盜歐狗。久不平。徹里征之。號令嚴肅。所過秋毫無犯。有降者。則勞以酒食而慰遣之。曰。吾意汝豈反者耶。良由官吏汙暴所致。今既來歸。卽爲平民。吾安忍罪汝。其返汝耕桑。安汝田里。毋恐。他柵聞之。悉款附。未幾。歐狗爲其黨縛。致于軍。梟首以徇。脅從者不戮一人。汀漳平。大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四

徹里

九

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日。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爲明。徵贓以多爲功。至有迫子證父。弟證兄。奴訐主者。傷風敗教。莫茲爲甚。君爲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爲也。帝聞而善之。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江浙稅糧甲天下。平江嘉興湖州三郡。當江浙十六七。而其地極下。水鍾爲震澤。震澤之注。由吳松江入海。歲久。江淤塞。豪民利之。封土爲田。水道不通。由是泛溢。敗諸郡禾稼。朝廷命行省疏導之。發卒數萬人。徹里董其役。凡四閱



月畢工。九年，召入爲中書平章政事。十月，以疾卒，年四十。七家貲不滿二百緡。人服其廉。贈太傅，追封徐國公。諡忠肅。

論曰：元諸奸臣，桑哥爲甚。所附麗惡黨尤多。徹里不避湯鑊之誅，一言悟主，活億萬生靈于俄頃，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考其平生言行，一出于正。故曰：名不虛立，功不倖成。彼云一節之士而已者，謬矣夫。

不忽木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其先高車國人資稟英特進止  
詳雅世祖命給事東宮受學于許衡日記數千言衡每稱  
之以勸書公輔器。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數人上疏乞立  
學校興教化養人才帝覽之喜授利用少監出為燕南河  
北道提刑按察副使遷提刑按察使二十一年召參議中  
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桑哥言能用已國賦可十倍于舊  
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言利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  
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四 不忽木 十一

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以世榮  
為右丞不忽木遂辭參議不拜二十二年世榮以罪誅帝  
曰朕殊愧卿擢吏部尚書時方籍阿合馬家其奴張散札  
兒等罪當死謬言阿合馬家貧隱寄者多遂勾考捕繫連  
及無辜京師騷動帝頗疑之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長貳官  
詢問其事不忽木曰是奴為阿合馬心腹死有餘罪為此  
言者蓋欲苟延歲月徼幸不死耳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  
良取急誅此徒則怨謗自息丞相以其言入奏帝悟命不  
忽木鞫之具得其實散札兒等伏誅其捕繫者盡釋之二



十三年改工部尚書俄遷刑部河東按察使先是阿合馬貸錢于官以媚權貴約償羊馬至則勒取部民所產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及不忽木往盡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同民飢不忽木以便宜發倉廩賑之阿合馬所善幸臣遂劾其擅發軍儲又鍛鍊阿合馬使自誣服帝曰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其職也何罪之有命移其獄至京師阿合馬竟伏誅吐土哈求欽察之為人奴者增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省王遇驗其籍改正之吐土哈遂誣遇有不臣語帝怒欲斬之不忽木諫曰始令以欽察之人奴爲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四

不忽木

十一

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他衛倣此戶口耗矣若誅遇後人豈肯爲陛下盡職乎帝意解遇得不死二十四年桑哥奏立尚書省誣殺參政楊居寬郭佑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嘗曰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因其退食將誣以罪不忽木遂以疾免二十七年起爲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二十八年春帝獵柳林徹里劾桑哥罪狀帝召問不忽木具以實對帝大驚乃決意誅之罷尚書省復以六部歸中書帝欲相不忽木讓于完澤乃拜完澤右相不忽木平章政事上都留守木八剌沙言改按察司置廉訪司不便因



求憲臣贓罪以動上聽。帝以責中丞崔或。或謝不知。不忽木斥或。不直言。因歷陳不可罷之說。帝意乃釋。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天威所臨。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日燔襲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于是交趾感懼。遣使謝罪。盡獻歷歲所當上貢物。帝喜曰。卿一言之力也。以其半賜之。辭曰。此陛下神武不殺所致。臣何功焉。麥木丁請復立尚書省。不忽木廷責之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沒。前鑒未遠。奈何又效之。歷代名臣傳

卷三十四

不忽木

十三

乎。事遂寢。或言蒙古人宜與漢人間處。以制不虞。不忽木曰。新民乍遷。猶未寧居。若復紛更。必致失業。此蓋奸人欲擅貨易之利。交結近幸。借爲納忠之說耳。乃止。有譖堯澤徇私者。帝以問不忽木。對曰。完澤與臣俱待罪中書。設如所言。豈得專行。臣等雖愚陋。備位宰輔。人或發其陰短。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懷猜疑。非人主至公之道也。言者果屈。帝亟稱塞。啞旃之能。不忽木從容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陰資朕財用。不忽木曰。是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急揮以手。



曰。卿止。朕失言。三十年有星孛于帝座。帝召不忽木。問所以銷變之道。對曰。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卒之上天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正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款陳。至四鼓乃退。成宗卽位。躬覽庶政。廷議大事。多采不忽木之言。河東守臣獻嘉禾。大臣欲奏之。不忽木問曰。汝部內盡然。抑止此耶。曰。止此耳。不忽木曰。止此。何益于民。遂罷遣之。大德四年。卒。年四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四

不忽木

古

十六。不忽木素貧窮。自爨汲。妻織紵。以養母。後因使還母已卒。號慟嘔血。幾不起。平居服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卽散施。親舊明于知人。多所薦拔。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皆所薦也。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詞洪暢。引義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每侍燕閒。必陳說古今治要。世祖每拊髀歎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武宗時。贈太傅。魯國公諡文貞。論曰。不忽木行已有本末。論思獻納。裨益尤多。桑哥之事。自趙孟頫發之。徹里行之。得不忽木之言。帝意乃決。

早事記衡親師力學其淵源所漸有由然矣同時右相  
完澤能革桑哥弊政罷安南之師屢蠲賜百姓與民休  
息當時亦稱賢相然較之不忽木風即稍不逮矣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不

忽木士



董文用

董文用字彥林真定藁城人功臣董俊子也十歲而孤兄文炳教之學弱冠試詞賦中選世祖潛瀆命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從征雲南督糧械贊軍務又令授皇子經累官兵部郎中至元元年擢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亂民相恐動竄匿山谷文用至鎮之以靜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須農具更造舟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諸王

歷代名臣傳

卷三十四

董文用

十六

只必鐵木兒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無算省臣不能抗文用坐幕府輒面折以法因謂王傅曰王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王威名于事體不便因歷折其不法數十事傅驚白王王召文用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自是省府事頗立二年入奏經略事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八年授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山東自更叛亂野多曠土文用巡行獎勵無間幽辟于是列郡咸勸地理畢興政績為天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薦為土部侍

郎明年出為衛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衝要民為兵者



十之九餘皆單弱貧病不堪力役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夫數千文用憂之曰民弊矣而又重妨耕作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州縣吏卒足以警衛不必重煩吾民主者曰固也然萬一不虞罪將誰歸文用卽保任之民稍稍得耕而運事亦不廢諸郡例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石文用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風水舟不能以時至而先爲期會是未運而民已困矣乃與旁郡通議立驛置法民力以舒十四年汴漕司議通沁水北東合流于御河以便漕適文用以事詣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四

董文用

十七

汴言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水輒溢雨更甚卽浸淫■衛今又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度沁不可通如文用議十六年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讀書自樂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召爲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江淮省臣忌廉察官欲使行臺隸行省上集朝臣議之文用曰不可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虛名僅存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可復望者矣詔從文用議轉

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二院學上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



盧世榮以貨利得幸。權要為貴。官陰結貪刻之黨。以錙銖掊克為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文用問曰。此錢取之。右丞之家。即將取之。民耶。取之。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喜其得毛多。然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耶。民財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一言折邪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也。世榮竟以是得罪。二十二年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四

董文用

六

拜江淮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行省長官素貴。同列跪起。稟白如小吏。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無所避。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帝命建佛塔于宋故宮者。有司奉行甚急。天大雨雪。役者死數百人。文用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其人曰。叅政奈何。格上命。耶。文用曰。非敢格上命。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耶。其人意沮。為稍寬其期。二十三年。朝廷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大為奸利。文用謂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不可。因請入奏事。列其條目甚悉。事遂罷。二十五



年拜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親細務吾當先舉賢才乃  
察胡祇通王慆雷鷹荆幼紀許揖孔從道等十餘人爲按  
察使徐琰魏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是時桑哥當  
國權勢方盛自近戚貴人皆屏息遜避文用以舊德仔中  
丞獨不附之數與爭辨不爲屈且具奏桑哥奸狀桑哥口  
誣譖文用帝不聽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爲屯田文用固  
執不可遷爲翰林學士承旨世祖崩成宗卽位巡狩三不  
刺之地文用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  
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辰極居其所而  
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帝悟卽日可其奏是行也帝每  
召至帳前問先朝故事文用盛言先帝虛心納賢開國經  
世之務記說或至夜半詔修先帝實錄兼修國史文用于  
祖宗世孫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  
所考究質高文用應之無遺失大德元年請老六月以疾  
卒年七十言四贈銀青光祿大夫少保壽國公諡忠穆

論曰文用學足從政斐然可觀巡行州郡惠可庇民及

處中朝侃然持大體執正不阿其折盧世榮牧羊剪毛

有說尤可念也此與司馬光斥呂惠卿善理財之說同



意而牢鑿而喻。可發昏蒙。其謂名言矣。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四

董文用

二十

郭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大父榮通五經精于算數。水利時劉秉忠與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于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每奏一事。帝輒嘉歎之。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他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更立牘堰。皆

歷代名臣傳

卷三十四

郭守敬

三

復其舊。二年授都水少監。守敬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引蘆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灌田若干頃。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塞之。今若開復故蹟。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廣京畿之漕。帝善之。初秉忠以大明曆逾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未及修正而卒。及江左既平。帝思秉忠言。遂命守敬與王恂率南北司官。分掌測驗推步。而命文謙與樞密張易爲之主領。左丞許衡參其事。守敬謂曆之本在于測驗。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乃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此



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于是盡考其失移置之既又以木  
爲重棚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天樞附極而動作候  
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  
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  
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  
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  
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凡曆法之驗在于交會作日月  
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  
時儀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爲四方行測者所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四

郭守敬

三

用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諸儀互  
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同知  
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及奏進儀表式守敬當帝前指  
陳理致至于日晏帝不爲倦守敬因奏唐開元間一行令  
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凡日月  
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  
不同若非分方測驗無以得其算帝可之遂設監候官一  
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  
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七所十七年新曆成守敬與諸臣同



上奏曰。臣聞帝王之事。莫重于曆。自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是非治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裡。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四

郭守敬

三

采舊儀始用定制。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二差。又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改治新曆。臣等創簡儀高表。憑其實測。考正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每日測景逐日取對。以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戌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



刻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于箕。與日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每日測得太陰行度。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得。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郭守敬

三

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于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大明曆則于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今新儀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比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永為定式。所割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二曰月行遲疾。



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八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句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率與天道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句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于理爲盡十九年。恂卒時曆雖頽然。歷代名臣傳

卷三十四

郭守敬

五

凡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皆未有定稿。守敬于是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層注式十二卷。二十三年守敬繼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命守敬相視灤河瀘溝諸水。守敬因陳水利。十有一事。帝稱善。于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帝命丞



相以下皆親畚鍤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擢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之三十年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舻蔽水大悅召曰通惠河命守敬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二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守敬言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于工費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成宗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四

郭守敬

三

論曰守敬開物成務功施于千載所陳水利言未盡從然功烈赫赫若此曆象之說自有專書可毋錄也守敬撮古今之要言約而義該故併載焉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五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鍾僑分纂

元

陳天祥

陳天祥字吉甫本寧晉人兄祐仕河南遂從洛陽少隸軍籍善騎射中統三年李璫叛據濟南結宋爲外援宣慰司承制以天祥爲千戶屯三汊口防遏南兵事平罷歸居偃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陳天祥

一

師南山有田百餘畝躬耕讀書從遊者甚衆居近緱氏山因號曰緱山先生初天祥未知學祐本之奇也別數歲獻所爲詩祐與語善譚乃大稱異至元十一年起家從仕郎郢復州等處招討經歷十三年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權知本軍事天祥領軍纔十人入其境去城近百里止二日乃至城中父老來謁天祥諭之曰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者籍之過當故致亂耳今令汝等權置兵仗以自衛何如民皆稱便乃條陳其事于行省曰內無守禦之資則外生窺覷之釁推比軍變亂正由處置失宜凡在



軍中者寸鐵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奸人得以竊發公私同被其害。莫若推赤心于人。與均禍福。行省許之。天祥凡所設施皆合衆望。由是流移復業。鄰郡之民來歸者相繼。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甲有長。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旣安。軍勢稍振。乃用土兵收李必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寨聞之各散去。境內悉平。時州縣官吏未有俸祿。天祥從便規措月給之。以止其貪。民用弗擾。居歲餘。詔以本軍爲路。被代去。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鄰境多應之。天祥言于宣慰使賈居貞曰。烏合之衆。輕爲易退。若官軍乘高據險。不二

三日遁逃必多。然後出精兵以擊之。蔑不勝矣。居貞從之。果大敗其衆。初行省聞變。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內應。天祥曰。是州之人。與彼本不相接。欲殺之者。利其財耳。力止之。復遣天祥權知壽昌府事。授兵二百餘人。爲亂者聞官軍至。皆依險自保。天祥以衆寡不敵。非可力服。乃遣諭其徒。使各歸田里。惟擒其長毛。遇順周監斬于鄂州市。又擒其黨十三人。放令還家。約三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爲白宣慰司縱之。由是無復叛者。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時盧世榮以聚斂驟陞執政。權傾一時。臣僚震懾。無



敢言者天祥獨上疏極言世榮奸惡略曰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所獲趨附權要由白身擢江西權茶轉運使專務貪饕所犯賊私動以萬計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旣懷無饜之心廣畜攘掇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蹠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于當代亦恐取笑于將來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是以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陳天祥

三

一己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視民如讎爲國斂怨將見民間由此凋敝天下由此空虛若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除去木病亦深事至于此救將何及臣亦知阿附權要則榮寵可期違迂重臣則禍患難測正以事在國家關繫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疏奏世祖召天祥與世榮至上都面質之世榮遂伏誅未幾以軍功進秩五品擢吏部郎中遷治書侍御史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錢糧天祥至鄂卽劾平章岳朶朶兇暴不法時桑哥竊國柄與岳朶朶姻黨相爲羽翼乃誣天祥以罪欲致之死



遇赦得釋。二十八年擢行臺侍御史。未幾以疾歸。三十年起爲燕南河北廉訪使。元貞元年改山東廉訪使。時盜賊羣起。山東尤多。天祥上弭盜方略。于是嚴督有司。捕獲甚衆。其亡入他境者。揣知所向。選捕兵授方略。示以賞罰。使追捕之。南至漢江二千餘里。悉皆就擒。由是東方羣盜屏息。任滿辭去。大德三年遷河北河南廉訪使。以疾不起。六年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時行省右丞劉深建議征八百媳婦。內外騷動。天祥上章論之。以爲荒裔小邦。取之不足爲利。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虐害居民。中途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陳天祥

四

變生所在皆叛。深倉皇退走。以致大敗。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發四省兵以圖收復。又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興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軍勞民擾。未見休期。宜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罪。續下明詔。招彼一方。自有歸順之日。疏奏不報。遂謝病去。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震。河東尤甚。詔問弭災之道。天祥上章極言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執政惡其切直。卬不聞。天祥被召一年。未嘗得見。帝明年遂移疾去。追之不還。仁宗卽位。召之。又不

起延祐三年四月卒于家年八十追封趙國公諡文忠  
論曰天祥居言路掉三寸之舌剪除大奸言聽功立豈  
不偉哉黨與相傾幾陷不測雖然當其抗疏殿陛之上  
指事陳詞深切憤激惟知國事爲重豈自意其能寒旒  
綴披雲霧折虎狼之脊以蘇黎元之困哉事變之流非  
其所慮也至于威制頑梗澤洽孤鰥軍旅之事動中機  
宜古所謂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殆其人耶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陳天祥

五



哈刺哈孫

哈刺哈孫，幹刺納兒氏。自曾祖三世有大功，哈孫爲人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國書，雅重儒術。至元九年，世祖錄功臣，後命掌宿衛。二十二年，拜大宗正，用法平允，審錄寬滯，所活以百計。二十八年，拜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時江湖間盜賊出沒，剽掠商旅。哈孫至，發卒悉擒誅之，水陸無梗。初，樞密置行院于各省，分兵民爲二，奸人植黨自蔽。後哈孫入覲，極陳其不便，帝因問曰：「風憲之職，人多言其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糾奸慝，貪吏疾之，妄爲謗耳。」帝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哈刺哈孫

六

然其言。三十年，從平章劉國傑征交趾，戒將吏無擾民，會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戶。軍中肅然，俄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屯田廣西，以圖交趾。哈孫密奏曰：「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又徙民瘴鄉，必將怨叛，吏莫知其奏，抱卷請畧。」弗答。再請則曰：「姑緩之。」未幾，報罷，民皆感悅。及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五千戶屯田，事上行省。哈孫曰：「此土著之民，誠爲至便，內以實空地，外以制交趾，可不煩士卒而饋餉有餘，卽命度地立爲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湖南宣慰張國紀建言欲按唐宋末徵民間夏稅，哈孫曰：「亡國弊。」



政失寬大之意。聖朝其可行耶。奏止之。大德二年拜中書左丞相。斥言利之徒。以節用愛民為務。有大政事。必引儒臣雜議京師。久闕孔子廟。國學寓他署。乃奏建廟學。選名儒為學官。采近臣子弟入學。又集羣議建南郊。為一代定制。五年雲南行省左丞劉深請征八百媳婦。朝議將從之。哈孫曰。山嶠小國。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不聽。使深將以往。道出湖廣。民疲于餽餉。蛇節因民不堪。舉兵圍潁于窮谷。事聞。遣平章劉國傑往援。乃擒蛇節斬之。及至八百媳婦。訖無成功。士卒存者纔十一二。帝深以歷代名臣傳



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臥闕下。內旨日數至並不聽。文書皆不署。衆欲害之。未敢發。及仁宗至京師。有言安西王謀以三月三日僞賀仁宗千秋節。因以舉事者。阿沙不花言之。哈孫曰。先人者勝。後人者敗。后一垂簾聽政。我等皆受制于人矣。不若先事而起。哈孫乃前二日白仁宗。詐稱武宗遣使召安西王計事。至則執送上都。謀丞相阿忽台及諸同謀者。仁宗以太子監國。遣阿沙不花北迎武宗。武宗大悅。夏五月。武宗卽皇帝位。拜哈孫太傅。錄軍國重事。仍總百揆。初。仁宗之入也。阿忽台有勇力。人莫敢近。諸歷代名臣傳

王禿刺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孫力爭之。曰。祖宗之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封禿刺疎屬。豈得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哉。不聽。至是禿刺因譖于帝。曰。方安西王謀于大統。哈孫亦嘗署文書。由是罷相。出鎮北邊。至鎮。斬爲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降戶。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鱉爲食。會大雪。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飢民。不足則益以牛羊。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治濱海屯田。教部落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至大元年。

卒年五十二。帝聞之驚悼。曰：喪我賢相，贈太師，順德王。諡忠獻。

論曰：哈刺哈孫深謀鎮靜，以定內難。古所稱社稷臣也。與阿沙不花相時而動不失機會。卒就大功，逮武宗仁宗，相繼在位。十數年之間，疆宇清寧，百度不擾，定策之功也。為相數獻讜言，斥言利之臣，勸帝行寬大之政，重儒臣之選。一以恤民為務，可謂知大體矣。



李孟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父唐歷仕秦蜀因徙漢中孟敏  
悟個儻有大志博學強記善論古今治亂開門授徒遠近  
爭從之至元中隨父入蜀行省屢辟不就後以事至京師  
中書右丞楊吉丁薦于裕宗得召見東宮成宗立命訪先  
朝聖政以備史官紀述陝西省使孟討論編次乘驛以進  
時武宗仁宗皆未出閣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或薦  
孟有宰相才因使為師傅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方仁宗  
獨留孟日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仁宗侍昭獻元皇后降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李孟 十  
居懷州又如官山孟常單騎以從在懷四年誠節如一左  
右化之皆有儒雅風由是益親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悌  
而已矣今大兄在朔方大母有居外之憂殿下當迎春音  
旨以娛樂之則孝悌之道皆得矣仁宗深納其言日問安  
侍膳婉容愉色天下稱孝焉有暇則就孟講論古先帝王  
得失成敗及君君臣臣父子子之道孟特善論事忠愛  
懇惻深切明白厥後仁宗入清內難敬事武皇篤孝母后  
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為極盛嘗握拳以示羣  
臣曰所重乎儒者為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講學之



功如此實孟啟之也。當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謀繼大統成后爲之主丞相樞密同聲附和。中書左丞相哈剌哈孫密使來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大母急還宮庭。以折奸謀。固人心。不然。國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猶未決。孟復進曰。若邪謀得成。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自保矣。仁宗悅曰。先生之言。宗廟社稷之福也。乃奉太后還都。時哈剌哈孫稱病堅臥。仁宗遣孟往問之。適成后使人問疾。絡繹不絕。孟入長揖而坐。已而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李孟

七

前診其脈。衆以爲醫。乃不疑之。既知安西王卽位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制人。後發者制于人。不可不早圖之。左右皆曰。皇后深居九重。八璽在手。四衛之士。一呼而應者。累萬安西王府中從者如林。殿下侍衛寡弱。兵仗不備。奮赤手而往。事未必濟。不如靜守。以俟阿答至。然後圖之。未晚也。阿答者。國語言兄也。孟曰。羣邪違棄祖訓。黨附中宮。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與。殿下造內庭。以大義責之。則知君臣之義者。無不捨彼爲殿下用。克清宮禁。以迎大兄。不亦可乎。且安西王旣正位。號縱大太子至。彼安肯



一就藩國必將鬪于國中。生民塗炭。宗社危矣。夫危身以  
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于大兄。非悌也。得時弗爲。非智也。  
臨機不斷。無勇也。仁宗曰。當以卜決之。命卜人卜者。至  
孟迎謂之曰。大事待汝而決。但當言其吉耳。及筮遇乾三  
五皆九。立而獻卦曰。是謂乾之睽。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  
外。乃定內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輿曳牛  
掣。其人彫且劓。內兌廢也。厥宗噬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  
明相麗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剛運善斷。無惑疑也。孟曰。  
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時不可以失。仁宗喜。振袖而起。乃上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李孟

十一

馬。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剌哈孫自東掖來就  
之。至殿廊。收首謀及同惡者。悉送都獄。奉御壘北迎武宗。  
中外遂定。仁宗監國。使孟參知政事。孟久在民間。備知閭  
閻幽隱。損益庶務。悉中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以抑絕僥  
倖。羣小多不樂。孟不爲變。事定。乃言于仁宗曰。執政大臣。  
當自天子親用。今鑿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  
任。固辭弗許。遂遜去。不知所之。夏五月。武宗卽位。有言于  
帝曰。內難之初定也。孟嘗勸皇帝自取武宗。雖察其誣。弗  
聽。然仁宗亦自是不敢復言孟。至大德二年。仁宗爲皇太



子侍內宴。飲半。仁宗深思。戚然改容。帝曰。弟不樂。何所思耶。仁宗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爲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變于色也。帝感其言。卽命搜訪。得之許昌陘山。三年春正月。入見。武宗于玉德殿。帝謂大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命入中書。仁宗嗣位。始眞拜平章政事。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孟感知遇。以國事爲己任。節賜與。重名爵。覈太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便于己。而心服其公。無間言焉。可空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李孟

十三

司徒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來。封拜繁多。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攙亂政事。孟言人君之柄。在賞與刑。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柄乃不失。所施失當。不足勸懲。何以爲治。乃奏雪寃死者。復其官蔭。濫冒名爵者。悉奪之。罷僧道官。天下稱快。仁宗居懷時。深見吏弊。至是欲痛剷除之。孟言曰。吏亦有賢者。在乎變化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相護祐。眞長者之言也。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嘗因間請曰。臣學聖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



下爲堯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罷政權。避賢路。帝曰。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復言。賜爵秦國公。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甚見尊禮。令將作爲治第。孟辭曰。臣布衣際遇。所望于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皇慶元年。請歸葬其父母。帝餞之曰。事訖速還。毋久留。孤朕所望。及入朝。帝大悅。慰勞甚至。每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才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于多門。而進惟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斯可得真材也。帝決意行之。延祐二年春。遂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五

李孟

十四

命孟知貢舉。及廷策進士。又命爲監試官。七月。封韓國公。已而以衰病乞解政柄。歸田里。帝不得已。改爲翰林學士。承旨。入侍宴閒。禮遇尤厚。仁宗崩。英宗初立。太師鐵木迭兒。以孟不附己。盡收前後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度其必辭。因中害之。孟欣然拜命。卽日供職。帝聞之愕然。曰。李道復乃俯就集賢耶。顧謂鐵木迭兒之子八爾吉思曰。爾輩謂彼不肯爲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讒不得行。至治九年。卒。贈太保。進封魏國公。諡文忠。孟器宇闊廓。材畧過人。三入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言。引古證今。務歸至當。士

無貴賤苟知其賢不進不已遊其門者後皆知名為文有  
奇氣論必主于理所獻納多毀其稿皇慶延祐之世每一  
政之謬人必以為鐵木迭兒所為一令之善必歸之于孟  
焉。

論曰元朝稱治惟世祖與仁宗而世祖有廉希憲仁宗  
有李孟工人之出處亦同皆決策定謀于木卽位之前  
而相與圖治于既有天下之後孟之在位屢讓而不居  
豈其有所畏避歟抑其自期者大而所規畫不以自慊  
于心歟雖然元百年之中語治效者當以孟為首。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李孟

十五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元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刺臧卜官廬州遂為廬州人少喪父授徒以養母與吳澄弟子張恒游文學日進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為政嚴明宿吏皆懼之修宋遼金三史召入翰林為修撰拜監察御史改中書吏部員外郎出為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會莫瑄蠻反右丞沙班當帥師堅不往闕讓之曰右丞受天子命為方岳重臣不思執弓矢討賊乃欲目逸耶沙班曰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余闕

六

令趣之三日皆集沙班行遷翰林待制僉浙東廉訪司事盜起河南陷郡縣至正十三年授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于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屬縣瀟山八社土壤沃饒悉以為屯明年春夏大飢人相食乃捐俸為粥以食之所活甚眾民失業者數萬咸安集之請于中書得鈔三萬錠以振民陞同知副元帥又明年秋大旱為文祭瀟山神三日雨歲以不飢盜力據石蕩湖出兵平之令民取湖魚而收



魚租十五年夏大雨江漲屯田禾半沒城下水湧有物乳  
聲如雷闕祠以少牢水輒縮秋稼登得糧三萬斛闕慶軍  
有餘力乃浚隍增堞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  
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  
帥時羣盜環布四面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保障  
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通道于江右商旅  
四集池州趙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  
拒二旬始退十七年趙普勝同青軍兩道來攻拒戰一月  
餘竟敗而走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余闕

十七

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焉十月沔陽陳友諒乘上  
游直擣小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趣安慶賊追至  
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于觀音橋俄饒州  
祝寇攻西門闕擊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  
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恚  
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金鼓震地闕分諸將各以  
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普勝軍  
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  
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皆號



戛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為。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闕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城中官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時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疾不視事。將士皆顙天求以身代。當出戰。矢石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暇時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歷代名臣傳

之義有古良將風烈。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榮祿大夫。柱國。追封豳國公。盜忠宣闕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為文有氣魄。能達所欲言。亦工于詩。篆隸皆可傳。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斂葬于西門外。

論曰。以闕之忠勇。上之不得戰勝。却敵收地。擴土立不世之功。次之不得阻扼江淮。障蔽一面。使賊不能咋其尺寸。以固守疆圉。歷時經年。外救不至。至于身沒塘水。滿城塗炭。其時使之然也。雖然。闕之養民治兵。皆有法度。撫集流散。因弱為強。向非友諒之兇鋒。餘盜且折箠。

而答之矣。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金關

十九





察罕帖木兒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系出北庭元初曾相闊闕台隨大軍收河南至祖乃蠻台父阿魯溫因家河南遂爲潁川沈邱人察罕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怒則毫皆直指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潁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六年乃奮義起兵沈邱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信陽人李思齊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授察罕中順大夫于是所在義士俱以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察罕帖木兒

二十

邱數與賊戰輒克捷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察罕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賊鋒賊乃北渡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進戰大敗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苗軍以滎陽叛察罕夜襲之獲其衆幾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結陳待之士卒賈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賊遂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軍聲大振十六年陞中書兵部尚書未幾賊西陷陝



州斷殺函將趨秦晉。知樞密院答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攻之。察罕卽鼓行而西。夜拔穀陵。立柵爲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卒不可拔。察罕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守旣備。賊始覺。不敢動。卽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追襲之。蹙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津。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窮。皆潰。以功加中奉大夫。僉河北行樞密院事。十七年。賊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察罕帖木兒

五

卽領大衆入潼關。長驅而前。與賊遇。戰輒勝。殺獲以萬計。賊餘黨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朝廷嘉其復關隴。有大功。授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以窺鳳翔。察罕先分兵入守鳳翔城。乃遣諜者誘賊圍鳳翔。賊果來。圍之數十重。察罕自將鐵騎馳赴。晝夜行二百里。去城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開門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潰。自相蹂踐。斬首數萬級。伏屍百餘里。餘寇皆遁。關中悉定。十八年。山東賊竄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以兵屯涿州。察罕卽留兵



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赴名時曹濮賊方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雁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且南還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于是帝乃詔察罕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沔荆襄便宜行事察罕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己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察罕帖木兒

三

宮闕易正朔號召羣盜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海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覃懷入汴城合兵攻洛陽察罕下令嚴守備列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臯之險而還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初兼同知樞密院事十九年察罕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遊騎南出汴南畧歸亳陳蔡北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畧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



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出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譟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騎縱擊悉擒其衆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賊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僞主遁去獲僞后及賊妻子數萬僞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算全居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京師歡聲動中外以功拜河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察罕帖木兒

三

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御史中丞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飢至是河

南漕復通檄書達江浙海漕復至察罕于是以兵分鎮關陝

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

二十一年諜知山東羣賊自相攻殺而濟南田豐降于賊

六月察罕遂興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

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

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



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六月。師至鹽河。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等以精卒五萬。濤東平。與賊兵遇。兩戰皆敗之。直抵其城下。察罕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皆聚于濟南。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分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迫益都。北徇濟陽章邱。中循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戰于分齊。大敗之。進逼濟南。而齊河禹城俱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款。攻圍濟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察罕帖木兒

三

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遂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二十二年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帳中。及謀變。乃請察罕行觀壘。衆止之。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行。王信營。及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訃聞。帝震悼。朝廷公卿及四方



之人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先是有白氣如素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卽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已及于難。詔贈左丞相封潁川王。謚忠襄。食邑沈邱縣。所在立祠。歲時致祭。封其父阿魯溫梁王。于是復起擴廓帖木兒拜大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襲總其父兵。擴廓旣領兵柄。啣哀以討賊。攻城益急。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其城。執其渠魁陳孫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豐十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卽遣關保以取莒州。于是山東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察罕帖木兒

三五

悉平。擴廓本察罕之甥。自幼養以爲子。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晏然無事。察罕之力也。

論曰。是時元之疆宇。西自川蜀。南至交廣。東盡江淮。雄爭據無尺土矣。獨察罕帖木兒起于徒步提羸散卒。

驅逐羣寇。數年之間。剪除殆盡。舉中原萬里之地。還

之國家。功豈有比哉。夫非常蓋世之材。患不得用。用矣。

患不得盡其才。盡其才矣。患不得久安以成其大功。惟

察罕異于是。禍起于不疑身殲于豎子。豈非天乎。故曰。

枝葉未有害。木實先撥。當順帝時。元之木實撥矣。察罕



之所治者末也。如其本何哉。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五

寧帖不兒

五

董搏霄

董搏霄字孟起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會大旱從侍御史郭貞讞華陰獄有李謀兒者累殺商賈至百餘事獄已具有司以賄故五年不決搏霄言于貞卽以尸諸市天乃大雨授四川肅政廉訪司知事累官浙東宣慰司

正至寃獄革弊政才譽懋著至正十一年除濟寧

總管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至合肥遇賊大破之時

臯固始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坊

陂屯田軍搏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臯官軍屯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董搏霄 三

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

知其虛實夜縛浮橋于淝水既渡賊始覺賊衆數萬據礮

南官軍渡者帆爲折敗搏霄麾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

回東南向迎敵搏霄忽躍馬渡礮揚言曰賊已敗矣諸軍

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遂復安豐十二年命搏霄援江

南遂渡江至德清縣徽饒賊已陷杭州諸將問計搏霄曰

賊見杭州子女玉帛必縱恣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

湖州賊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諸將難之搏霄

正色曰江浙旣陷于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因按劍



曰諸君荷國厚恩。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賊迎敵。至鹽橋。搏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之。凡七戰。追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遂復杭州。餘杭諸縣次第皆平。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叅知政事。俾討之。搏霄曰。必欲除殘去暴。所不敢辭。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卽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爲入杭要路。既分兵守之。始進至叫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追至於潛。復其縣治。又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遂進兵復千秋關。乘勝復安吉。七戰克之。賊徒降者數百人。旣數日。賊帥梅元亦降。復有歷代名臣傳一

卷之三十五

董搏霄

七

別帥十一人者。欲降。搏霄使偏將余思忠諭之。賊入暗室。潛議。思忠以火投室內。拔劍叱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砦。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斬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詐十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伏兵起襲賊。後賊大亂。斬首數萬。擒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除水軍都萬戶。俄陞樞密院判官。從丞相脫脫征高郵。分戍鹽城。平興化賊巢十有一處。卽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述故道。爲官軍所殺。自是不敢復犯。



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博霄招善水者五百人。與  
戰于大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  
等砦。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博霄建議于  
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  
復。則救援淮安。誠爲今日急務。莫若于黃河上下。并瀕淮  
海之地。南自沭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  
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相  
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  
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董博霄

完

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凡瀕淮海之  
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  
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  
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  
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  
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  
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沭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  
民壯者旣爲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防禦司。擇



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于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鬪騎兵少却至礮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旣旦城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董搏霄

三

督兵以戰賊衆突至搏霄前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事聞贈榮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國公。諡忠定。昂霄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隴西郡侯。諡忠毅。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爲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當時用之不盡其才。君子惜之。

論曰搏霄文足以修改養民。武足以詰兵禦寇。而在朝者措置乖方。使之進退失據。不獲有所施爲。此與宋孟珙之末年何異。是時元之臣子能保邦固圉者。在北惟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五  
惟搏霄  
三  
察罕帖木兒。在南惟搏霄。而皆變起倉卒。沒于非命。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矣。是以古之有國家者。養材于無事之時。而調護劑酌。以用之有事之日。不使有不虞之患。以誤大事。其爲此也夫。



